

## 李凤群对话杜文娟：个人气质在大历史中的位置



作家杜文娟

**李凤群：**我刚刚读完《若兰花开——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》，说实话，非常震撼，震撼于生命的苦难，更震撼于生命的韧劲，还震撼于作者直面痛苦的勇气和能力。读完之后，长时间陷入深深的痛苦，觉得这样的题材不讨好，不好写。写苦了，理所当然，写甜了，与事实不符，我想知道你在访问这些幸存者以及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，是如何把握这个度，又是如何管理自己情绪的？

**杜文娟：**幸福与苦难同宗同族，城域一样变化无常，历史不单由光辉灿烂扛鼎人物组成，更由巨大灾难连缀。沧海桑田万世千秋，历史是一条河，我们只是世间的过一个客，河畔小草上的一滴露珠。文学是感性人的事业，但有理性的人，才能走向成功的殿堂。感性决定热情，理性决定高度。伟大的艺术家，都具备这两样优秀品质。激情澎湃又稳重通达，纯粹、好奇，又高屋建瓴。

《若兰花开》单只一个副标题，就令许多人避之不及。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吧，也是非虚构的魅力所在。所谓非虚构，就是不能虚构，以事实说话，以真实感示人，与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人物传记有相似之处，也有独特性，最大的不同大概是作者在市场和亲历，在整个生命发展中不能缺席，注重感受。真实是非虚构的生命线，是一堵坚硬的壁垒，必须面对和攻克，如果矫揉造作，遮遮掩掩，词不达意，就违背了体裁的道义。真实是一把双刃剑，让人勇往直前，直奔主题，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，也使人不寒而栗，噤若寒蝉。我不是一位鲜亮的写作者，直至今日常常感到后怕，分不清真实经历，还是梦中幻境。那是因为用情太深，难以自拔。的确，这部作品投入了我真挚的爱，和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乃至一去不复返的青春韶华。

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的第五天，我只身一人前往震区，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，再次入川。地震十周年刚过，拿着陕西省作家协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介绍信，带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，第四次抵达熟悉又陌生的震区。第一站是映秀镇，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，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怀疑。理由非常直接，介绍信不起作用，有人压低声音对我说，地震都翻篇了，活过来的人曾经都是灾民，尤其在映秀，不管是三口小家还是大家庭，多多少少都受到创伤，心中都有阴影，你最好不要揭伤疤了吧。

又一轮阳光洒满山河，我从已经是地震遗址的渡口中学门前经过，从埋葬着几千具遇难者遗体的山坡前走过。渡口中学大门前房屋林立，还建起了地震体验馆，有人从馆里摇摇晃晃地出来，嘻嘻哈哈地，地震原来是这个样子呀，好刺激噢。我恨不得捂住耳朵，吐他一脸口水。

选择性记忆是人之常态，创伤会代际传递，如此

大的灾难，亲历者不书写，二三十年之后，如秋风过兮。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，以文献的形式呈现，经验和教训同在。正如您言，文学的选题注定不好，是一件铁杵磨成针的宏大工程，无法迂回曲折，风花雪月。在后来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，经常失控，间或抑制不住心痛，左手擦拭眼泪，右手敲击键盘，至于行文上的度，尽量理性更理性吧。

《北京文学》和《作品》杂志，对我非常厚爱，分别在2019年5期和7期头条节选了两个中篇，并且进入两个年度选本。2020年5月，中国言实出版社推出了单行本，至今畅销不衰。

**李凤群：**我不仅觉得这部作品的题材非常沉重，而且，在这之前，你也写过《阿里 阿里》《红雪莲》，我觉得这都是高难度的写作，需要实地采访，需要你了解于你完全不是的生活状态，是什么理由需要你执着于去西藏，去灾区，去那些极具意志挑战的地方去采访，去书写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？

**杜文娟：**人在价值观还没有成熟阶段，一般会认为熟悉的地方无风景。所以，对远方的最初关照，是出于好奇和饕餮之心，随着迎面扑来的感动和素材，书写成一种可能。因为我本人就是边缘人，自然会关注气息相通的群体。

在自生自灭的练笔写作中，常常感到渺茫和弱小，也经常总结失败的原因，得出的结论是，阅读和行走。阅读经典真是一件百益无害的事，笃定、丰饶、自信等品质，与阅读相伴而生。浪迹天涯开阔视野，也积累素材。久而久之，我对题材的选择和用力，有了自己的标准。人生并不漫长，精力自然有限。无论是灾区，还是震区，都是我数年关注和行走的疆域。《阿里 阿里》《红雪莲》《若兰花开》，便瓜熟蒂落自然生成。

**李凤群：**《若兰花开》这部作品完成之后，你觉得最遗憾的事是什么？我留意到，你作品中叙述者的视角占主导地位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或许无法定位发生过的以及即将发生的事，并不能完全理智地看透其意义，换句话说，作者的立场有点模糊，你觉得哪一部分你做得比较弱，表这得不够清晰？在生存者的境遇之外，你对这种苦难有什么感悟和表达？

**杜文娟：**初稿在杂志上发表以后，我以为单行本同样受欢迎，没想到原来原定的出版社爽约了，原因是读者不喜欢灾难题材，以稿费很低的条件，签了出版合同。拿到样书的时候，沉默良久，牵了一头牦牛，驮回一粒黄豆。

烦恼过后，思考良久，自己做得实在不怎么样。首先是素材不够丰满，地震27年之后，采访的当年受阻，搞得我心灰意冷，热情消退。文学带给我的一点点尊严，在这部作品的采访和出版过程中，灰飞烟灭，荡然无存。甚至，感到了巨大侮辱。

作者立场模糊一说，我是承认的，但不认为这是缺点，就是一种写作方式吧。《史记》是中国最优秀的非虚构作品，按照严格区分，项羽和吕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皇帝，进入本纪有些牵强，但司马迁就这么安排了，这就是作者的立场。叙述者占主导地位，也是想尽可能地还原历史，抵达真实，剖析人性的善与恶，呈现人物命运的喜悦与悲伤。

十余年关注这个群体，对自身也是洗礼和反省，对人间冷暖体味更深。灾难让一个民族成长，也让关注幸存者生存状况的我，逐渐成熟。

**李凤群：**你在所有塑造的人物当中，包括虚构和非虚构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，是柳渡江，还是南官羽，或者是柳巴松，抑或是王秋阳、明子、黄晴？为什么？

**杜文娟：**感谢您对我作品的熟悉，您列举的人物，后面是虚构中的人物，也就是无中生有，塑造出来的，前面几位是非虚构作品中的人名。虚构的人物，包括姓名谁，都是作者反复斟酌，构思良久的产物，且要与背景、时代特色、风土民情等诸多因素相协调。小说中的人物是根据故事情节等因素而生的，没有喜欢与不喜欢之分，只能说哪个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，形象立起来了，哪些人物塑造得不够理想。

柳渡江、南官羽、柳巴松是长篇小说《红雪莲》的

主人公。柳渡江这个名字，就是他母亲在渡江战役的黄金口岸，在他奄奄一息起死回生之后，情绪高涨，脱口而出的名字，带有强烈的烙印。由于我有游历藏北的经历，采访和查阅了大量资料，柳渡江的援藏冲动、支教过程、逃离心理、途中捡拾藏族孩子柳巴松等细节，自我感觉还是开阔和恢宏的。南官羽这个形象不够立体鲜明，包括柳巴松，都有些扁平化。

小说中有一个次要人物秦姨，她和老白是生活上的伴侣，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，在青藏高原茫茫雪原上，有一间土坯房子，一爿关中农村的大炕，一年四季烧着牦牛粪，给生者以温暖，给逝者以临终关怀，还是新生儿的降生地，而不是长途旅行者和朝圣喇嘛、说唱艺人的驿站，还是濒临死亡的犯人和押解人员的救助站。

无论秦姨、老白、土丹卓玛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次要人物，还是柳渡江、南官羽、李青林这些命运并不顺达的主要人物，都饱含着我的热情和真诚，都是我喜爱的。

一部文学作品，就是一个小社会，每个人有各自的命运，也有不同的性格，英雄、懦夫、平民、政客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纷繁复杂，多姿多彩，才构成一部或伟大或平庸的作品。人物是作品的命脉与核，只有人物才能支撑作品这个舞台，故事才会灵动活跃，人物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，相互关联，都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，把握和导演整场剧目的，就是作者本人。作品也是作者的孩子，哪有不喜欢亲生孩子的人呢。

**李凤群：**你的一个朋友说过，作品是作家的面孔，作品展示了作家的终身形象，对此，你怎么看待？

**杜文娟：**我对这个观点越来越认同。作家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，有人类以来就应该存在，从口耳相传到诗词歌赋，从神话传说到白话小说，堂·吉珂德、冉阿让、安娜·卡列尼娜、林黛玉、阿Q，这些栩栩如生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，不但丰富了世界文学画廊，也将作家推进金色殿堂，最终成就作家的高度，更是作家的终身形象。

尽管我是陕西人，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秦巴山区，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思维模式，受楚、巴、蜀文化影响多一些，灵气有余，厚重不足。即便是现在常住西安，对身边的城墙、古寺、石刻、帝陵，叹为观止。经常有梦幻般的感觉，好似进入了异国他乡。唯一聊以自慰的是，尚且好奇，对新事物满怀憧憬，明白了一些为人之道，对人物形象和作品精髓越来越清晰。

作家注定是淘汰率极高的职业，信念意志往往会变成一地鸡毛。作家在众生舞台上，有些悲壮，不用功超越不了自己，用力过猛，会英年早逝。在主题先行的当下，幸运者不过领风骚三四年，不幸者永无抬头之日。既然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，别无技能，只能如僧道一样修行，无问西东，塑造辨识度强的人物形象。

**李凤群：**事实上，你的短篇小说，以及你的散文，给我以多情、浪漫的精神气质，但是，对于非虚构，这些未必不是障碍，你是如何平衡作品和个人气质关联的？

**杜文娟：**我差不多十年没有好好写中短篇小说，散文也是完成约稿，虽然短短几千字，尽量写得温厚纵深，上下千年，如同一条宽广的河流，有些沉稳、练达、思辨，少了些蹦蹦跳跳的浪花。从语言文字的风格变化，不难看出心理年龄确实大了。文字成长总是伴随着天真遗失，这是无限遗憾的现实，而我常常，眷恋那条流淌在生命最初的河流，肆意汪洋，铺叙连连。

写作是阅读的孩子，阅读一定要逐渐丰满，经典、高端，写作要愈加精良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矩，在未来的阅读和写作中，尽最大能力，平衡个人气质在作品中的弥漫和张扬，规范有自己体裁的写作方法，谦谦君子，从头再来，努力写出有同体风格和标签的作品。

**李凤群：**你第一篇作品发表是什么时候，按句话说，你什么时候热爱上文学，并决定为她奉献一生的？

**杜文娟：**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，大概16岁的时候。那是一篇写我二哥文涛在除夕夜还用功学习的短散

文，发表在岚皋县文化馆主办的《岚水》油印杂志上。

那天晚上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，第一次感到血在周身涌动，脖子根部滚烫灼热，越走越亢奋，这份沾沾自喜保持了很长时间。1997年第一次在《延河》发表短篇小说，1998年1期《延河》推出“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”，我在这个12人专号中排名最后，年龄也是最小的。如今，排在我前面的红柯追迫而去，有两人坚持在写，跟我一样，既没有红也没有紫，其他几位失踪了。

我热爱文学吗？当然是的，尊重内心的感受，对得起自己的署名。

**李凤群：**你从一个电力系统的员工变成一位知名作家，这个过程，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如果你重新选择，你愿意从事什么工作？

**杜文娟：**我人生第一个职业是公务员，后来到了电力系统。当读到茨威格的这段话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“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在欧洲动荡的年代，还东奔西跑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，德国诗人莱瑙，就像尼采和贝多芬，不停地从一个洲搬到另一个洲，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，从一地换到另一地，从一个寓所换到另一个寓所。他们心里有一根鞭子，那便是生性可怕的动荡不安。”

我心中有这个妖魔，只是含蓄保守得多。如果当时领会精髓，一定会干柴烈火，奔往更大的宇宙空间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人千面，个性不同，有一类人，就是这股把地球当成自家的后花园。

自由是人生最高境界，写作能抵达这个王国，更需要大智慧，那是另一个话题。极大智慧会决定从事的工作，环境会决定成就大小。假如生活重新开头，我的青春我的天赋，都会合理安排。我肯定是有天赋的，尽管不够丰饶。

**李凤群：**你最欣赏的文学作品有哪些？它们在你的写作中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？

**杜文娟：**最开始对文学是没有野心的，更没有想过能专业写作。在战战兢兢又激情满怀的春光与秋阳里，读到了多位大师的作品，《悲惨世界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英国病人》《2666》等等。要说震撼，莫过于《罪与罚》了。记得当时家里装修房子，我抱着这本姜黄色封皮的厚书，坐在阳台上的一块砖头，邻居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案深深吸引。一位，被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发人深省，大呼小叫：天啊，电钻山响，粉尘满天，甲醛味道这么浓，你咋能看书呢。这句话她好像重复了几次，显得特别夸张，我才抬起头，惊恐地看了看她。她吓着我了，心找捉躲张子眼了。拉斯柯尔尼科夫上老太婆的房门，正找躲藏的地方呢，我没有掩饰住愤怒，仰起脖子，哼了一声，继续低头阅读。

优秀的作品不仅滋养人心，安顿灵魂，更是一面镜子，一个标杆，一座灯塔，引领后来者前仆后继，去往未来。这样的阅读逐渐改变着我的价值观，对人生的认知更加细腻、真实、复杂，为我塑造人物形象，揭示人性阴暗，袒露个人思想，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。

**李凤群：**我注意到你2010年左右转型写非虚构，现在在非虚构的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，相当多的作品已经译介到海外。那么，你现在的创作方向是什么？有回头继续写小说的计划吗？

**杜文娟：**2010年之前，没有写过非虚构，后来去了西藏阿里，接触到大量感人的事，原本想写成长篇小说，但无法把人物写纪实，这就是长篇非虚构《阿里 阿里》。从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再到非虚构，每次转型，都非常吃力。年复一年中，为我赢得了一些读者和荣誉。一个人一生写不了多少字，能写世的几乎没有，想在大历史中彰显个人气质的作品，更是踪影。小说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事业，《红雪莲》便是新篇章之一，我为这幸福的开端欢欣鼓舞，心存感激。

(李凤群：中国作协会员，著名作家、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杜文娟：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、安徽籍著名作家。)

## 文化纵横

## 穿过春天的一束光

黄振琼

癸卯年腊月的一天中午，太阳温暖，天气柔和，山野安详。我在包联村，正经过一片绿茵茵的麦田，到院那几户留守老人家里去走访问看望。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是文友屈轩打来的，他问：“西安的莫伸先生，你知道吗？”我说当然啊，闻名遐迩，那是我敬仰的文学前辈。他说：“把你的《驻村扶贫记》给先生寄一部，我把地址和电话发给你了。”

我顿然一惊，既欣喜，又纳闷，更是紧张。莫伸先生著作等身，德高望重，是名家大家呀，怎么会主动索要我等无名小辈的拙著？

莫伸先生原名孙树彦，陕西作协原副主席，文学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他出版个人专著20多部，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大京九纪实》《东欧纪实》《一号文件》等，长篇小说《远山几道弯》《尘埃》《权力劫》等，电影剧本《列车从这里经过》《古路坝灯火》《家在远方》等，长篇电视剧剧本《郭秀明》《东方潮》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等。作品荣获中宣部第八届、第十届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，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早在1978年，他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短篇小说《窗口》，斩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名列前三，在文坛引起轰动。后来，《窗口》被央视改编为电视剧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电视剧。

莫伸先生很早就关注着旬阳这片热土，对旬阳作者给予了很关爱扶持。2008年，他创作编导的以旬阳市棕溪镇王院村支部书记陈分新为原型的电影《支书和他的媳妇》，把一个旬阳本土、最基层村干部的感人事迹，从偏远乡村传播到全国各地，在央视第六频道播出后，引起强烈反响。当时旬阳也掀起观影热潮，其艺术的震撼力与感染力、榜样的引导和教化力量，潜移默化，润物无声，持续激发着这片古老土地的动力。

后来，我时不时听到文友们谈起莫伸先生的大家风范、亲切谦和、真诚友善与大爱情怀，感觉他像一个闪亮而高远的符号，似有几分熟悉，又有几分陌生。当看到文友夏崇炎的长篇小说《不平静的乡村》，是莫伸先生给写的序时，我反复读了很多遍，莫名地激动又向往。怎么也没想到，多年后的今天，竟然有一份幸运眷顾于我。

周末回到城里，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，赶紧到邮局寄走了书。两个星期后的一天，突然收到莫伸先生发来的信息：

“……这部书写得很好，包括魏连新写的序，很有水平。我很少看到她写的文章，也确实没有想到，出手能写成这样一篇序，有事例有分析，且无论举例还是分析，都精准到位，很不简单。”

“……作品好在什么地方？一是语言。很朴素，很洗练，很生动。二是内容。作者有生活，这已经难得了，作者是在写生活，这就更难得了。作者笔下没有那些假大空的套话，而只是把笔触放在生活上，放在人物上。许多篇章，都写得人物鲜活，事件传神。包括书中反映出来的许多扶贫中的现象，有事例有分析，分寸感极强。同时又耐人寻味，发人深思。”

看到这些话，我有点恍惚，以至于久久没有回复。莫伸先生还说，这次读了，这次读了一百多页，因为手头有事，可能得读一段时间再认真地读。

时光如水，悄然滑过指尖，新的一年不知不觉悄然开启。正月初六，新年气息正浓郁，也是串门走亲戚的火热时机，那天我不慎把手机落在别处，第二天取回，一打开，就看到莫伸先生的长短信：

“……昨天晚上全部看完了《驻村扶贫记》。维持我先前的判断，这部书在我读过的全省十几部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中，是最好的之一，全书前三部没有问题。从文本上来看，它可以说是一部由各个短篇构成的散文集；也可以说是一部整体性的长篇报告文学。我个人觉得，归属于长篇报告文学更确切，也更好。因为本质上它只写了扶贫一件事。并且主题更明确是贯穿始终的。”

“这部书我是从头至尾一字不落、一篇不漏阅读的。阅读到梁真鹏的文章时，才得知《我和他们的忘年交》一篇是获得了全国扶贫题材一等奖的（此前简介上也有，但我基本不看那些。因为如今评奖逆淘汰的现象到处有，在文学作品的评奖中同样大量存在）。但是我读到这个消息时，还是专门倒回去重读了一下这篇文章。我觉得这篇获奖文章

在全书中，绝非一流，只是很平常的一篇，由此可见整部书的质量……”

“如果说缺点，那么只能说这部书中的各篇质量不是一差齐，如果能把极个别的那篇文章拿掉，全书会更精良，更好。再就是全书还有个别错别字，倘若再版，请纠正过来。但瑕不掩瑜，无碍大局。”

“这部书我是分了三个时间段阅读的。第一次阅读过后，由于抽不出时间，放下了。期间零零星星又读了五十来页。前天我来广州，在高铁上读了六个多小时，读到将近三百页。昨天又读了一天，到晚上全部读完……”

这一读，我感觉就像坐在先生的对面，气氛轻松，无拘无束聆听他的点评和担忧。我脑海里想象着，串连出一些画面：先生那么忙，事情那么多，值得读的更是无数，但他在旅途中，带的却是我这部书；长途坐车本就疲惫不堪，而他一读就是几个小时；回到家应该好好歇歇吧，却接着读，又是一天；在很多人已进入梦乡之际，他在敲打这些文字——花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，如此认真严谨、细致真诚地回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作者，与一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，我如何承受得起这份善待和鼓励？

第二天早上，意外地收到安康日报一位熟悉的编辑老师发来的一段话，是莫伸先生发给他的：“今天全部看完黄振琼的《驻村扶贫记》，全书结尾处有你写的一篇文章，写得很不错。整部书都不错，包括魏连新写的序，以及我不认识的钟庆明、郭瑞明写的文章，都很到位，包括他们对这部书成功的原因以及艺术品质的剖析……匆匆写下几句，是阅读后的感想，也是对你沙里淘金的惊讶。”

没有什么比先生的表扬、肯定和指点，更珍贵更珍贵更自信。放眼窗外，恰被一束光笼罩——穿过春天的这束光，蕴含着无私、博爱、明亮与温暖，充盈着无尽的生机与希望。泊在光影里，我似乎听到了一个很远又很近的声音在说：那就继续热爱吧，继续逐梦而行吧，继续走下去吧。这声音像是来自天宇，又像是来自地下，其实，更像是来自我的心里，来自诗与远方。

## 「我为留守儿童捐图书」春风行动开始啦

地处秦巴山区的在外就业安康，随着劳务发展的变化和在外就业人员的广泛，留守儿童与日俱增，其学习、生活及安全、健康的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各界关注。他们的困境，一声声呼唤着爱心人士伸出援手。

安康市图书馆及其创建的书香少儿读书会，共同致力于以送图书的方式，送阅读的形式支持中小学校留守儿童课外阅读，以帮其提高文化素质、丰富精神生活、健康成长成才为职责，以关爱留守儿童、培育书香少儿、聚集爱心力量，共建书香安康为宗旨。为了让广大留守儿童“把书读起来，把心静下来”，进而安心学习、舒心生活、开心成长，安康市图书馆、安康市书香少儿读书会倡议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携手同心，共推“我为留守儿童捐图书”春风行动。

一、广泛接受个人、团体、企业、单位捐书，所捐图书为内容健康、适宜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文学、国学、思想品德、文史知识及地方文化为主的正规出版的新书，尤其欢迎本土作家著作，不接受旧书、报刊、课本、教辅、内部书刊及其他读物。

二、所捐图书由专人负责，分送安康农村留守儿童占比高的中小学校图书馆，设立专用“爱心书吧”并由本企业、趣味性读书会、开展生活活泼、持久高效的阅读活动。

三、所收捐书专人登记建档，定期公布、颁发捐赠证书，以弘扬大爱精神，发挥励志作用。

四、春风行动活动时间：2024年3月5日至4月30日。

五、捐赠方式：请捐书人做好书目、书价登记，并附本人姓名、地址、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，邮寄或送至安康市新城街道西安西路103号安康市图书馆家庭德先生收，手机号码：15319860759。